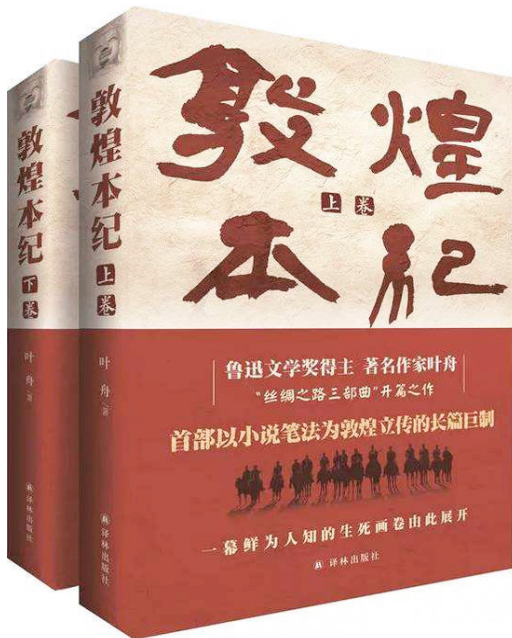


重述河西走廊尘封已久的精神秘史



《敦煌本纪》
叶舟
译林出版社

《敦煌本纪》被评为首部以小说笔法为敦煌立传的鸿篇巨制。109万字的篇幅、上百位形形色色的人物,以这样宏大的方式,讲述敦煌历史时空里三大家族跨越半世纪的命运沉浮,重述河西走廊尘封已久的精神秘史。

一个与众不同的文学敦煌

写出这部作品的叶舟,对敦煌的迷恋,似乎是与生俱来的。从19岁写下第一首关于敦煌的小诗开始,这些年来,他已陆续完成《大敦煌》《敦煌诗经》《蓝色的敦煌》《敦煌卷轴》等诸多以敦煌为主题的篇章。

《敦煌本纪》的问世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。2000年大年初一,叶舟独自一人流连于莫高窟的千佛灵岩下。他暗暗发愿,“将来一定要为敦煌写一部长篇小说,用一部长篇小说去描摹整个敦煌的威仪与不朽。”

但真正动笔,已是16年之后。叶舟回忆道:2016年底,我从扬州赶往南京的禄口机场,眺望着车窗外的那一轮落日,突然觉得它竟然像一介少年游侠,先我而去,奔向了敦煌。在那一刻,我知道我“找见”了。

这个“找见”,是到河西走廊实地踏勘十几次、酝酿和发酵长达16年后的“找见”,并最终汨汨流淌成为一部漫长而动人的关于敦煌的长篇故事。这个故事,是一个飞沙走石的故事,是一个少年英雄马革裹尸的故事,是一个关于河西一线四郡两关的故事,是从根本上看,它事关尊严与时间,也涉及困境和败北,在作者的笔墨下被刻画出一片独异的天地。

敦煌,伫立于历史的风沙中,也伫立于漫长岁月中世人对于它的不同目光与解读中。描写敦煌的作品非常多。仅国内作家而言,张抗抗写过,阿来写过,冯骥才写过,余秋雨也写过,敦煌本土的两部大型舞剧《丝路花雨》和《大梦敦煌》也相当经典。

但阅读叶舟的《敦煌本纪》,读者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另辟蹊径,或者说对于另辟蹊径的用心。他试图用自己的笔墨,去探究敦煌土地上的父老乡亲是如何生息的,去理解敦煌作为一座城市与文化的来路与归途……这样的敦煌,既是读者熟悉的那个真实敦煌,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文学敦煌。

活生生的西部精神

敦煌是河西走廊的通衢要地,是中亚、新疆连接中原的隘口。《敦煌本纪》的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,用书中的话说,同治乱局平定后难得的人心思稳、尘嚣落地、门户洞开,又因为辛亥革命的爆发而陷入困顿,河西走廊成了一条“锈带”。

《敦煌本纪》的故事空间聚焦于沙州城,向外辐射到敦煌二十三坊,并随着主要人物寻路、开路、拓路的历程延伸至整个河西走廊。作者依据大量的文献资料,同时极尽想象,勾勒了一幅全景式的地理图卷,远到新疆哈密、祁连山麓、乌鞘岭,近到沙州城里的一条巷道、一间店铺,点面俱到,纵横交错,为情节的发展搭建了一个虚实结合、具体可感的空间框架。小说以索氏家族的荣辱兴衰为一条线索,以胡氏一族的突然崛起和兴盛为另一条线索,集中展示了西部老百姓寻路、开路、拓路的现实遭际与心路历程。官吏乡绅、贩夫走卒、妇孺老幼、三教九流穿梭其间,他们过浴佛节,吃胡锅子,讲敦煌话,唱秦腔戏……上百位人物,组成了传统中国热辣辣的乡土社会;每个人物身上,都是活生生的西部精神。

相似的文化底色

许多作品中的敦煌如虚悬的海市蜃楼一般,而《敦煌本纪》是野生的,犹如旷原上那片故事的胡杨林。

清末,时局动荡,大厦将倾。古老的河西四郡身处边缘,少人问津。故事就从这里开始。

索氏一族被尊为“敦煌义人”,几辈祖先在河西一带为民请命,不惜舍生取义,捐出了七颗脑袋,直到“血衣”传到当家人索敞。索敞谨小慎微,深居简出,生怕家族的血腥宿命降临在自己身上。他不知,深宅之内,一个密谋已久的圈套正在向他逼近。

世兴堂名医沈破奴,早年逃难流落至敦煌,凭借个人的天资与勤勉,有了立锥之地,日子虽不富贵,但也裕如。他的身世隐藏着关外三县最大的秘密。

敦煌沙州城里的小商人胡恩可,一次偶然的中原之行,让他深感道路闭塞、贸易乏力。他颇具手腕,开始秘密地给儿子们“铺路”。先是许诺在莫高窟崖壁上,给索氏开一座石窟,以彰显其祖辈的忠勇功绩,而后

又通过威逼利诱,与沈破奴结成儿女亲家。岂料,这一番行为突然被中断,胡恩可罹患中风,缠绵病榻,看尽了人世上的冷暖和恩仇。

作者在他构建的沙州城和城外二十三坊里,安顿下了这些身世各异的苍生赤子,让他们活命于一幕幕湍急而颠沛的光阴中,去领受人世上的悲欢炎凉。

他还刻画了一座鲜为人知的莫高窟,这些叙述里讲到藏经洞和大量的卷子,也讲到王道士与斯坦因,以及一群厄危扶倾的热血少年,在山河板荡的年代一路走向悲剧性的终局。

河西走廊漫长历史的微缩

《敦煌本纪》不是单纯讲述了一个百万字的故事,它实则微缩了河西走廊从秦汉走向近代的历史。在书中,那些光耀史册的英雄和寂寂无闻的人们,都幻化成了芸芸众生,去完成作者对于西部精神、历史命运与民族性格的描述与解读。评论者认为,“此书对西北方言的运用,尤其是掺杂着半文言和当地俚语的语言特色,饱满生动,富有韵味。整部小说节奏快捷,笔锋凌厉,用文字复活了西部精神,通篇充斥着一种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少年之气,堪称首部以小说笔法为敦煌立传的鸿篇巨制,也是西部精神的现实主义颂歌。”

《敦煌本纪》中浓墨重彩的是一群精良纯明的少年,他们是古老敦煌土地上的新生力量,走南闯北,结社莒义,犹如刚刚打制出来的刀子,在历经淬火和风霜之后,誓要在沉疴累累的河西“锈带”上拓出一条生路……叶舟笔下少年的命运,就是河西走廊的命运。少年将何去何从,河西走廊将走向何方?这部作品是拒绝预设的,人物是如此立体饱满,情节的走向一次次出人意料。其中反思之深刻、参悟之痛彻,唯有读过方能领会。

读懂敦煌,意在未来。正如敦煌研究院的研究者曾经说过,“如果中国年轻人自己都不再能读懂我们祖先有过如此灿烂的文明,我们就算留住了有形的石窟,也失去了文化的根基。”

“如果说,敦煌以及河西走廊,包括那些沉痛的历史,它们曾经是一片绵远而斑驳的‘锈带’的话,那么现在的重述,今日的辩护,将是一份‘除锈’的课程,一切才刚刚开始。”叶舟说,“我的答案就在《敦煌本纪》中。”

(来源:解放日报|作者:魏玮)

镜像人生



《海神》
姚海洪
上海文艺出版社

长篇小说《海神》是沪上作家姚海洪《南汇嘴传奇三部曲》的第二部,另外两部是《海啸》《海恋》。《海神》里的人物勾勒、场景布局悬念迭出,眼花缭乱,成了镜像下人生命运各不相同的一次集中展示。正面与反面的形象刻画,正义与邪恶的力量交锋,善良与唯我的利益取舍,人性与世俗的自我救赎,皆有时代留下的烙印。各式人物的有血有肉,各种情感的复杂交织,同时在对巨测命运的努力把握中,不时埋下一个个伏笔,为小说注入了大量的想象空间和新奇看点。

南汇嘴的地域特征,注定了它与江南水乡的不解之缘,东海之滨的小镇,水陆共生,一方水土滋养着一方人。这里,江南景致犹如一幅水墨画,细腻、生机勃勃而不张扬,淡抹之中的画面似江南女子款款而来,凸显出纤柔温婉的无尽美感。白墙黛瓦的淡妆呈现,阡陌纵横的景色万千,花草掩映的曲径通幽,却仍掩不住尘世的浮华乃至浮躁。现实并不总是充满诗意的。沿街弃女,小说从一开始就将一个巨大的悬念抛出。

人生的坎坷经历,在主人公虞无

畏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再现。他受到不公正对待,有的人可能从此自暴自弃,但作为一个师范大学的毕业生,一个始终想要报效国家的人,虞无畏并没有就此沉沦,他依然梦想有一天实现自己的抱负。这是需要有很大毅力和勇气的。虞无畏的默默坚守,对教学阵地的不离不弃,其实是在给自己一次可能的机会。正是这样的持之以恒,为他后来有机会做出一番事业创造了条件。从学校领导到县委领导,一路上升的不仅是官职,更是他实现抱负的机会。但他总是难以放下手头工作,想把失去的时间抓回来,以致英年早逝,令人扼腕,他的一生展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精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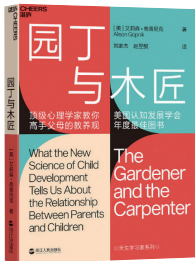
虞无畏在个人情感上也是一波三折。他的生活里先后闯进多名女性,有恋爱的女友,有陌路的爱慕者,还有一个收留的弃婴虞美人。围绕这些女性,大人间的爱情故事、情感故事,小女孩的成长天地,都如影像般泛起涟漪。情感色彩的徐徐注入,使这部长篇小说处处玄机,不断掀起人生、事业、生活、爱情的波澜。

(来源:解放日报|作者:邵天骏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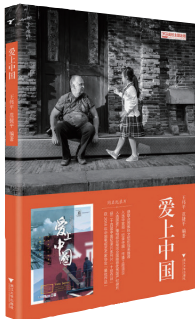
《王立群妙品古诗词》
作者:王立群
出版社:东方出版社

《王立群妙品古诗词》是王立群以数十年学术造诣,将教学中教授古诗词的独特感悟著作成书。全书对诗歌的解读,从个人的评点出发,立足诗词语境,针对经典名句,抽丝剥笋,旁敲侧击,深入浅出的流行语言让传诵一千多年的经典古诗词活在了当下,可以说是一本“新诗话”。



《园丁与木匠》
作者:艾莉森·高普尼克
出版社:浙江人民出版社

在《园丁与木匠》中,艾莉森·高普尼克带你看懂孩子行为背后的学习规律,用大量经典而富有创造性的实验,描述孩子在看的时候,在听的时候,在玩的时候,在做的时候,都是怎么学习的,以及在幼儿期、学龄期、青春期不同阶段的学习特性。



《爱上中国》
作者:王伟平
出版社:浙江大学出版社

《爱上中国》根据同名纪录片改编,以法国摄影家阎雷拍摄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历为线索,通过西方人的独特镜头语言,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,再现一个外国人眼里中国的社会巨变、经济腾飞。